

笔墨当随时代

—从江苏大展看中国综合美术的多元叙事与时代突围



尹善锐

在淮安市美术馆的展厅里,第二届江苏综合美术大展的278件作品犹如278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多元光谱。这场由江苏省文联、省美协与淮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展览,以2022件投稿量、50件优秀作品的规模,不仅展现了全国美术创作者对“笔墨当随时代”命题的深刻回应,更通过14个艺术门类的集中展示,勾勒出中国综合美术发展的时代轮廓。

一、数据实证,全国美术创作的活力图谱

第二届江苏综合美术大展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22件投稿,较首届增长96.7%。经专家评审,最终展出作品278件,其中50件获评优秀作品。值得关注的是,来稿作者中,省外作者占比达67%,这一数据印证了展览的全国影响力。作品涵盖水彩粉画、综合材料、壁画、漆画、年画、插画、漫画、连环画、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工艺美术、建筑设计等门类,呈现出综合美术领域的全貌。

在展陈布局上,淮安市美术馆1-4号展厅与文化馆一楼展厅构成联动空间,形成传统与创新、微观与宏大、地域与全球三重对话场域。这

种空间规划既体现了策展团队的专业性,也暗合了当代艺术展览的国际化趋势。

二、时代镜像:多元媒介中的现实观照

在技术迭代与文化转型的双重语境下,江苏综合美术大展的作品充分展现了艺术家们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与多元表达,从数字媒介对感官经验的解构,到传统工艺的现代性转译,艺术家们以媒介创新为方法论,构建起当代社会的视觉档案。

展览中,马麟的油画《感官的边界》以抽象的形式语言探讨科技时代感官体验的嬗变。艺术家通过漆艺特有的温润质感构建出多维度的视觉迷宫,引发观众对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深层思考。这种创作不仅回应了数字时代感官延伸的命题,更是对传统媒介的现代性转化,印证了“笔墨当随时代”的创作理念。

王奔逸的综合材料《星丛》以宇宙星云为灵感,材料综合运用的创作方法构建出充满张力的视觉诗篇。作品遵循雅明“星丛”理论的非系统性逻辑,每个元素在动态平衡中生成复杂结构,恰似当代社会多元共生的现实写照。这种创作实践,既是对传统构图主义的突破,也是对当代文化碎片化特征的视觉转译。

王照萍的水彩粉画《红之韵》以

敦煌壁画朱砂红为基调,通过层层渲染将家园记忆转化为视觉史诗般的画面效果。画面采用三段式构图,在统一色调中寻求变化,以主观色彩构建理想家园。这种创作手法,既是对传统色彩美学的继承,也是对画面语言现代性表达的探索。

当科技重塑感知方式,当传统面临现代化转型,艺术家们以媒介创新为笔,以现实关怀为墨,在画布上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视觉史诗。这些作品共同构建了对当代社会的深度观察与艺术回应,展现了艺术创作在技术变革与文化转型中的独特价值。

三、地域交响:多元风格的文化对话

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江苏综合美术大展中转化为多元共生的艺术景观。展览中,不同地域的艺术创作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差异,这种差异既根植于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的滋养,又在当代语境中激发出新的创作可能。

江苏画家刘耕源的《晨曦》以湿画法捕捉城市晨雾,通过吊机垂绳与城市景色的平行构图,在暖色调中构建出时代发展的隐喻。这种创作既融入了现代城市的雄浑气派,又融入了江南水乡的温婉笔触,形成独特的跨时代风格。向南的《南行》以细腻笔触描绘南方田园风光,纸飞机的动态元素

为画面增添诗意遐想。这种对自然景致的细腻刻画,体现了南方艺术家对地域文化的深情凝视。而陕西艺术家刘欣阳的《回响贺兰——重叠世界》,通过拼贴与木板烧烫技法,将贺兰山岩画元素重构为远古与当下的时空叠影,展现了西北地域特有的苍茫气魄。

这种地域风格的差异与融合,在付小彦的年画《鱼鼓图》中也有所体现。作品将洪泽湖渔鼓图与民间剪纸、木版年画形式语言相结合,在平面化造型中构建出强烈的视觉节奏。这种创作实践,既是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是对传统民间美术的现代性转化。

当艺术创作突破地域界限,地域文化不仅是束缚创作的枷锁,而成为滋养创新的源泉。这种多元风格的文化对话,不仅丰富了中国美术的表意体系,更在全新的语境中构建起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从北国的苍茫到江南的温婉,从西北的粗犷到沿海的开放,艺术家们以地域文化为坐标,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谱写出一曲跨越时空的文化交响。

四、艺术介入:公共性探索的实践路径

在当代社会,艺术已超越美术馆的物理边界,成为推动社会创新与公共参与的重要力量。艺术家们以创作实践介入城市空间、产业领域与日常

生活,探索艺术在社会发展中多重可能性。王晶晶的综合材料《平行时空》以三匹站立的马为空间媒介,通过油画颜料叠加、油墨转印与拼贴技法,构建出雪景写实与虚拟抽象的并置空间。这种创作超越传统绘画的平面限制,以多维视觉逻辑挑战空间叙事单一性,将美术馆转化为城市记忆的存储器。

李新园的艺术设计《莨·韻》以香云纱染整工艺为基础,通过金属纱线与图案节奏的突破性实验,构建传统工艺与当代审美的对话关系。这种艺术、科技、产业三重融合的创新,为传统手工艺注入了新的活力。

杨佳维的综合材料《建筑新时代》以钢结构与混凝土肌理为创作元素,通过砂砾质感与几何切割的碰撞,在工业美学中注入人文精神。这种创作实践,使建筑题材从静态描绘转化为动态叙事,成为记录时代发展的视觉史诗。

当艺术创作深度嵌入社会发展现场,其公共性价值便超越了审美范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城市空间的视觉重构到传统工艺的现代转译,从工业美学的诗意外达至区域发展的创新驱动,艺术家们以主体性姿态参与社会建构,在公共领域中书写着艺术的使命与担当。这种实践不仅拓展了艺术的边界,更在人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构建

起具有时代温度的文化景观。

五、开放格局:在对话中构建文化自信

面对来稿作品省外作者占比超67%的显著数据,江苏综合美术大展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构建起全国美术创作者深度对话的场域。这种跨地域的艺术交流,既是对“笔墨当随时代”命题的集体回应,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当代转译与数字媒介的创新实验构建技术对话,现实关怀与超验想象形成精神对话,多维度的对话实践共同指向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转型。

这种开放格局在作品层面体现得尤为鲜明:李云鹏在《山·图》中以非具象手法重构山水意象,材料实验与抽象形式突破传统山水叙事;何海锋的《蔓·泽》则以麻布、黄土等材质拼贴,在粗粝肌理中镌刻乡愁记忆。这些创作实践证明,当代中国美术家正在以主体性姿态,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建文化坐标。

展览本身作为文化对话的载体,其意义已超越单纯的呈现。当观众在《鱼鼓图》前感受洪泽湖鱼文化的脉动,在《运河花韵》的窗棂构图中领略江南园林的诗意,在《建筑新时代》的钢结构里触摸城市发展温度,这场展览已然成为解读中国当代文化的立体样本。它既是传统美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时代命题的艺术性应答,在开放与坚守的辩证中,勾勒出中国文化自信的清晰轮廓。

(作者系宿迁学院副教授,美术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梯田景如画》 熊军武 摄

母亲的小世界



聂 难

清晨的阳光透过纱窗,在地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厨房里传来“滋滋”的煎蛋声,混着米粥的香气,这是母亲小世界里最寻常的开场。她的世界很小,小到装得下家人的三餐四季;却又很大,大到能盛住岁月里所有的温柔与牵挂。

母亲的小世界,藏在那方小小的小厨房里。瓷砖墙面被擦得锃亮,调料罐整齐排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她总说,厨房是家的心脏,要让每一顿饭都冒着热气。记得儿时放学回家,推开门就能看见母亲系着碎花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她的手灵巧地翻炒着锅中的青菜,火苗舔舐着锅底,油烟升腾间,饭菜的香味便弥漫了整个屋子。那时候,我总爱搬个小凳子坐在一旁,看她将简单的食材变成一桌美味。母亲的小世界里,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对家人最朴实的爱。她记得每个人的口味偏好,知道我爱吃腊排骨,父亲喜欢喝冬瓜汤,弟弟偏爱韭菜盒子。在这方寸之地,她用一粥一饭织着家的温暖,让漂泊的心有了栖息的港湾。

院子里的那方小菜园,是母亲另一个小小的天地。她精心打理着每一寸土地,播下种子,浇灌施肥,等待着生命的萌发。春天,小白菜嫩绿的叶子舒展着,像一群可爱的小精灵;夏天,西红柿挂满枝头,红得似火;秋天,金灿灿的南瓜卧在藤蔓间,透着丰收的喜悦;冬天,白菜裹着厚厚的“棉被”,在寒风中坚守。母亲常常戴着草帽,蹲在菜园里,小心翼翼地拔除杂草,为蔬菜捉虫。她的脸上沾满了汗水,却笑得格外灿烂。这片菜园不仅是她劳作的地方,更是她心灵的寄托。

当暮色渐浓,母亲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天边的晚霞渐渐褪去。她的世界,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宁静而美好。愿时光慢些走,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她身边,倾听她的故事,感受她的爱,守护她那一方小小的世界。

一季夏天,一条河流

于春林

夏天到了,天气开始热起来,于是想到了河流,一条流过时光的河流,身体顿时清爽了许多。

这条河,就是我家乡的饮马河,它是命运馈赠给我的。于是,孩提时代的记忆马上苏醒了,像欢快的饮马河跳跃在我的眼前。

家乡的饮马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听老一辈人讲他们在世时就有了这条河,而且很宽阔,很肥美,一条大河波浪宽,滋养着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给予他们无穷的馈赠。

首先是鱼。那时,河水清澈,水草丰厚,适合鱼儿繁殖、生长,河里的鱼多得数不过来,抓不过来,谁家的孩子下网了,大人拿着鱼竿或是捞鱼的网就能钓到或者网到很多鱼,成了农家饭桌上的美味。而捕鱼钓鱼,是我小时候经历最多也是最快乐的事,童年或者少年的时光也是在这种快乐

中度过的。

捕鱼或者钓鱼很刺激,也很有瘾,一会儿功夫就能得到一桶鱼,你想,

这种事谁人不爱去做啊?而且,那家家户户生活都比较拮据,吃肉是很难得的待遇,而吃鱼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改善贫困生活,鱼就成了人们解馋的鲜味。那时的我还很幼稚,就会天真地想:河里的鱼怎么这么多啊,这是老天馈赠给我们的吗?孩子们有时还比赛谁抓的鱼多。每一次比赛的结果我都能榜上有名。各种各样的鱼装满了水桶,有鲤鱼、鲢鱼、草鱼、泥鳅,还有河蟹。我把抓到的鱼拿到家里,一家人皆大欢喜。母亲又是大厨,总是变换着花样做出炖鱼、酱鱼、煎鱼,有时还会炸鱼。吃鱼还下饭,我们吃着母亲做的美味,内心自然无比欢喜,对家乡的饮马河也是感激万分。

可是,当我含泪告别家乡外出求学,依依不舍离别饮马河后的日子,我仍然多次在梦中与饮马河缠绕:它依然给予家乡土地滋养,给予孩子们快乐,它是孩子们梦想的天堂。后来,我回来了,仅仅几年的光景,饮马河就变了模样,失去了它昔日的风采,鱼儿也很少见到了。相反,河岸边垃圾成堆,河水也变得浑浊不堪。我的内心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饮马河啊,你竟然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家乡与我竟然如此冷漠、隔绝吗?要知道,从前的日子里,除了上学和劳动,我的大半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与这条河流“腻”在一起。

我失望地离开了饮马河,不愿与它在相逢。一晃又是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看望这条河流时,我有了些许的慰安,饮马河经过剧痛之后又渐渐恢复了它往昔的生机。我看到了河水中的小鱼,小虾一天天长大,而我也一天天变老,对故乡,对饮马河越发地依恋。

那时,我还天真地想,如果饮马河不干涸,那么我们就可以永远吃鱼了。饮马河真是人间福地啊!

还有,饮马河水川流不息,日夜流淌,河两岸的土地也是得到了它的恩惠。河水流过每一亩土地,土壤就湿润起来,庄稼就绿了起来,收获就丰盈起来。记得有一年,家乡遭遇大旱,土地裂开了大嘴,喘着气,几乎下来,庄稼就打蔫了。可是,饮马河没有让人们失望,只是略显得消瘦了。

河岸上挤满了抗旱救灾的村民,排满了抽水、运水的工具。人们日夜不停地跟老天爷抢时间,硬是靠着饮马河恩赐战胜了自然灾害。那年秋天,家乡仍是丰收年,饮马河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是,当我含泪告别家乡外出求学,依依不舍离别饮马河后的日子,我仍然多次在梦中与饮马河缠绕。